

闲
暇时光

闲事花瓣

□ 祁秀田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在青岛崂山某地进行国防施工。当时部队政委姓隋,按照惯例,人们应该叫他隋政委。可是,熟悉他的人都不叫他隋政委,而是叫他老政委。一是因为他资格老,是抗日战争初期入伍的老八路;二是因为他在我们这个部队任职时间长。老政委中等身材,身姿挺拔,黑红宽阔的面庞上刻着不少皱纹,一双大眼睛明亮而深沉,给人以老成持重、精明睿智的感觉。老政委对人特别热情诚恳,处理事情公平公正,既讲原则性,又有灵活性,在部队具有极高威信,深受部队广大指战员爱戴。

老政委的规矩

我和老政委平时直接接触并不多,真正让我认识老政委高贵品质的,是我陪他去办事的那一次。

那是1970年5月的一天,老政委要去青岛市政府为部队解决一个困难问题,因牵涉到我和另一位干事分管的业务,便叫我们两人陪同他前往。那天我们早早吃了点早餐,不到七点,便和老政委坐着“嘎斯六九”吉普车出发了。由于我们材料准备得充分,去得又早,事情办得非常顺利,不到九点就办完了。办完后,老政委的意见是马上开车回工地,这时,我张了张嘴,想说又不敢说。我这个欲言又止的表情被老政委看到,当即对我说,小祁,你想说什么?我壮了壮胆说,我们常年在工地施工,一年到头也来不了几趟市里。家里来信让我买些东西寄回去,总没有机会,今天想趁机买点东西。那位干事听我这么一说,也立即附和说,我也想买点东西。老政委一听,立即哈哈大笑,好!今天咱们就放半天假,我陪你们逛商店。听老政委这么一说,我的心高兴得都要蹦出来了。待买完东西已近中午,到了午饭时间。这时老政委发话:“走,咱们找个地方吃饭去。”百货大楼旁有不少上档次的饭店,但老政委看都不看。之后看到一家饺子馆,门面不大,但很干净。老政委问:“咱们今天就在这吃饺子怎么样?”我们异口同声说好。于是我们进去点了二斤韭菜猪肉水饺,外加一大盆酸辣汤。

饭毕,我站起来要结账。这时老政委说:“你坐下,今天这个账我来结。因为我有个规矩,就是因私与朋友聚餐,只要我在,那就谁的级别高,谁挣钱多,谁结账。咱们四人我的工资最高(老政委当时是十三级干部),就应该由我结账。”这件事让我深受感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也在一些小单位当过一把手,不管社会风气怎么变化,老政委的规矩我始终没忘,也始终遵循。



腾龙
王立行刻

好友老潘,文化人。鬓发尚如漆,因花甲致仕,归山林。来沪,承担助养孙儿种种家务,累并快乐着。但每天必划一块自己单独的时间,以从闲事。“闲事”者,可有可无之事,或曰“无用之事”也。老潘认为,有生之涯须以闲事佐之,乃得味儿。

每日晚餐之后,老潘掩上小小阳台之门,垂下深厚窗帘。正装,静气,端坐于古琴之前,直如进入伏羲神农太古……云静风定,草木凝神……身侧墙上,挂着一幅浓墨赵之谦体立轴:“古琴弹夜月,淡墨画秋山。”拂弦焉。如高僧入定,如禅家索悟。清音付流水,思逸入窈冥。此中境界惟老潘得之焉——“缓度森林,古柏苍松;藤牵雾绕,暖阳云托。”

苏东坡说:“文与可家有古琴,予为之铭曰:‘攫之幽然,如水赴谷。醅之萧然,如叶脱木……’”老潘亦有佳琴,名“逸冷”。其“清声雅质,松月悬空,播瑞

送祥,温舒平和”,老潘爱之如性命。

我们这三百多人的微信群里,耽于闲事者大有其人。老同事曹兄的闲事是每天“东荡荡,西看看”。他的“荡(逛)”历史,远远早于当下著名的City Walk运动。高个子,戴一副金丝边眼镜,洒然志摩风度。讲不定在某个街口或某个口袋公园,你会蓦然遇到他。尤喜去大世界,比如到大世界过一场“似曾相识”的。看皮影戏;猜灯谜;在摆满红烧蹄膀、狮子头、走油肉、宫保鸡丁等的桌前,豪端酒碗拍张照。都说他当年的师傅也有此癖好。师傅人称老苏州,船厂铜工。老铜工年轻时爱玩大世界。下班,脱去油腻的工作服,到厂大浴室沐浴罢,干净服装,皮鞋锃亮,骑上凤凰自行车,从浦东高庙一路西驰,陆家嘴摆渡,赶到大世界。看京戏看滑稽听评弹,得其所哉!老铜匠把此爱好连同船舶铜工技术,一并传给了徒弟。现在曹兄退休了,每天乘公交车东荡西看,在微信群里报告上海的日新月异。

喜闲事,我何尝不如此?比如,看到个好句“无事消闲只点香”。就想另找个下句配上。还得配境界开阔些的。有了,唐诗“雨中春树万人家”。得

意,铺开写字羊毛毡,倒墨濡毫的,拟写成篆书联。汉字中有一体,尽显尊贵庄重与典雅,那就是篆体。以篆书配此两句,方能珠联璧合。翻《说文解字》找篆字,此心正是闲时。连查带读,竟品出大大的味儿。“春”之篆体与楷体,十分不一样,互相之间甚至没法联想。篆书“春”,草头,中间屯,屯下日。“春,推也。从艸。从日。艸春时生也。屯声。”“春推动万物复苏,春天来了。其篆字之零件“屯”也有讲究。“屯,难也。象艸木之初生。屯然而难。从中贯一。一,地也。尾曲。《易》曰:‘屯,刚柔始交而难生。’”“尾曲”者,艸根也。我以浅红宣纸翠墨书之,绯云托墨花,赏心悦目。飘来北岛的诗句:“……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,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。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,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。”一上午就做了这么件闲事。

比我更闲的诗人朋友们,天天琢磨佳句,一行行发到群里。闲着的评论家们则迅速分析解读,发掘奥妙,剖幽析微。

闲事如花瓣片片,打扮我们的秋光人生。

快
人快语

□ 沈顺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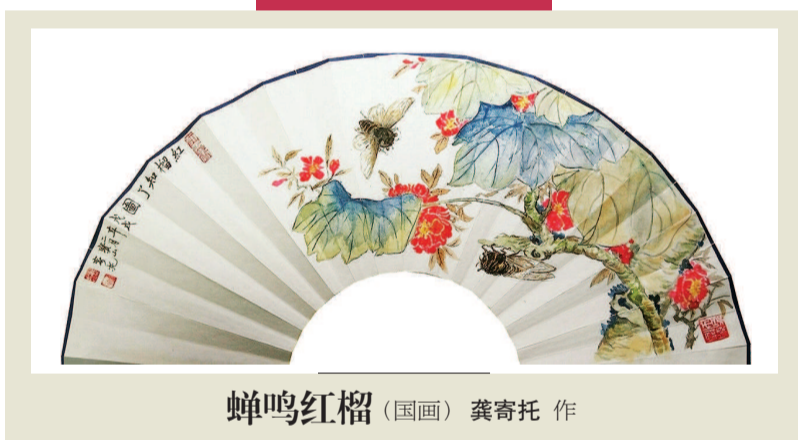
邻居

居陆老伯患有老慢支疾病,一天,老人感到呼吸急促,以为是老慢支病复发,就服用了家里自备的药品。不料,非但没有好转,反而心跳加快。家人随即陪老人去医院诊疗,原来这次老人患的是心血管疾病,用错了药。根据老人的病情,医生对症下药,几天后老人明显好转。

小病进药房,大病去医院,这已是当下不少百姓家庭的习惯做法。有的病患用完了在医院配的药,不经医生复诊,为图省事,自行到医保药店购买药服用;有的凭借自己的经验找家里的药,或买自认为对的药服用,还声称久病成良医;更有甚者,不顾药品已过期,照吃不误……家庭自购或自备药增多,以及盲目用药,容易掩盖病情,由此带来的不良反应和严重后果会给个人、家庭和社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。

前几天,老知青们聚会,一位老知青说,春节前他发高热,以为是流行性感冒,就自行服用了两天退烧药,高烧退了。不料几天后又发起高烧,到医院检查诊断为肺炎,结果连续吊了12天针。

为此,呼吁医疗卫生部门和社区,要加强安全用药知识的科普宣传,教育市民,特别是老年人懂得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的区别,自我用药不当的隐患和严重后果等常识。药店对老年居民前来购药要适时做好宣传,告知其如何安全用药。市民也要不断增强科学、安全用药的意识,自购药品要有医务人员指导,家庭药箱要经常清理,做到科学用药,以确保安全、健康、幸福。



蝉鸣红榴 (国画) 龚寄托 作

父亲的炒酱

□ 胡海明

父亲高大魁梧,是打篮球的料,因此工友们都叫他“大力士”。既然是“大力士”,肯定力大无比。因此,父亲被安排在炼钢车间,干的是车间里最吃重的工种——炉前工。

那时候,常去炼钢车间的澡堂沐浴,偶尔也会偷偷溜到机器轰鸣、极其嘈杂的炼钢车间看父亲工作。有一次,室外气温零下七八摄氏度,可跨进车间,热浪拂面,瞬间回到焦金烁石的盛夏。此刻,炉门洞开,炉膛内烈火灼灼。我看见父亲穿着厚厚的白色帆布工作服,头戴白色工作帽,双手握紧铁锹用力往前一推,将铲面上的煤炭精准地抛进炉膛……父亲的一招一式如行云流水,有力而稳健!挥汗成雨的父亲发现了我,挥挥手,高声说道:“赶快离开这里!”

父亲在工作上勤勤恳恳,一丝不苟,在生活上也绝不马虎。他虽然文化不高,但深谙工作与生活的结合。只要休息,父亲特别喜爱围着锅台转。

那时,物资匮乏,吃红烧肉是件很奢侈的事,于是,会持家的父亲“化整为零”,将有限的资源发挥到极致。最令我们心心念念的则是父亲烧的炒酱。父亲烧的炒酱是全家的“乐口福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我应征入伍去了西藏。临行前的那一晚,我看见厨房昏暗的灯光还亮着。母亲悄悄告诉我,父亲在为我烹制炒酱。

翌日清晨,我身穿绿军装,像一名即将出征的战士。父亲走到我面前,将我的军帽扶正,然后将三大瓶味香酱浓、色泽艳丽的炒酱放进我的军用背包,笑着说道:“不要吃独食,和战友们分享!在部队里好好干!”

我每次回家探亲,最能唤醒我味觉的就是父亲烧的炒酱。耳濡目染,我也从父亲身上学到了炒酱的精髓。

星转斗移,父亲早已驾鹤西去,可是父亲炒酱的厨艺却在我身上得以传承。每次我专心致志地翻动红褐色的炒酱,恍惚间,似乎掌勺的不是我,而是远行的父亲!